

欽定金史

四一百卷
百之一

金史卷一百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三十八

孟鑄

宗端修

完顏閭山

路鐸

完顏伯嘉

术虎筠壽

張煒

高竑

李復亨

孟鑄大定末補尚書省令史明昌元年御史臺奏薦戶部員外郎李獻可完顏掃合太府丞徒單繹宮籍監丞張庸右警巡使袞禮部主事蒲察振壽戶部主事郭蛻應奉翰林文字移刺益中都鹽鐵判官趙嵩尚書省令

史劉昂及鑄十一人皆剛正可用詔除獻可右司諫掃
合磁州刺史繹祕書丞庸中都右警巡使袞彰國軍節
度副使振壽治書侍御史蛻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益
翰林修撰嵩都水丞昂戶部主事鑄刑部主事累遷中
都路按察副使南京副留守河平軍節度使泰和四年
入爲御史中丞召見於香閣上謂鑄曰朕自知卿非因
人薦舉也御史責任甚重往者臺官乃推求細故彈劾
小官至於巨室重事則畏徇不言其勤乃職無廢朕命
是歲自春至夏諸郡少雨鑄奏今歲愆陽已近五月比
至得雨恐失播種之期可依種麻菜法擇地形稍下處

撥畦種穀穿土作井隨宜灌漑上從其言區種法自此始無何奏彈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過惡其文略曰京師百郡之首四方取則知府執中貪殘專恣不奉法令自奉聖州罪解以後怙罪不悛蒙朝廷恩貸轉生跋扈雄州詐奪人馬平州冒支己俸無故破魏廷碩家發其冢墓拜表以調鷹不赴祈雨聚妓戲嬉毆詈同僚擅令住職失師帥之體乞行黜退以厭人望上以執中東宮舊人頗右之謂鑄曰執中麤人似有跋扈者鑄曰明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上悟詔尚書省問之泰和五年唐鄧河南屢有警議者謂宋且敗盟六年正月宋

賀正旦使陳克俊等朝辭上使鑄就館諭克俊以國家
涵容之意果不詳此旨恐兵未可息也使以上言達宋
主章宗本無意用兵故再三諭之鑄諭提刑司改按察
司差官覆察權削望輕下尚書省議參知政事賈鉉奏
乞差監察時卽別遣官偕往更不覆察諸疑獄竝令按
察司從正與決庶幾可慰人望從之永豐庫官不守宿
因而被盜上召登聞鼓院官欲有所問皆不在上諭鑄
曰此輩慢法如此御史臺所職何事也復諭御史大夫
宗肅及鑄曰朕聞唐宰相宿省中卿等所知也臺官六
部官其餘司局亦嘗宿直令尚書省左右司官宿直餘

亦當准此八年除絳陽軍節度使至寧元年復爲御史
中丞紇石烈執中作亂召鑄及右諫議大夫張行信俱
至大興府問曰汝輩向來彈我者耶鑄等各以正言答
之執中乃遣還家曰且須後命旣而執中死鑄亦尋卒
宗端脩字平叔汝州人章宗避睿宗諱上一字凡太祖
諸子皆加山爲崇改宗氏爲姬氏端脩好學喜名節中
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第明昌間補尚書省令史承安元
年監察御史孫椿年武簡職事不脩舉詔以端脩及范
鐸代之是時元妃李氏兄弟干預朝政端脩上書乞遠
小人上遣李喜兒傳詔問端脩小人爲誰其以姓名對

端脩對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喜兒賜名也喜兒
不敢隱具奏之上雖責喜兒兄弟而不能去也四年復
上書言事宰相惡之坐以不經臺官直進奏帖准上書
不以實削一官朞年後敘章宗知端脩不爲衆所容釋
之改大理司直泰和四年遷大理丞召見於香閣上謂
端脩曰汝前爲御史以幹能見用汝言多細碎不究其
實嘗令問汝亦不汝罪及爲大理司直乃能稱職用是
擢汝爲丞盡乃心力惟法是守勿問上位宰執所見何
如汝其志之知大興府紇石烈執中陳言下大理寺議
端脩謂執中言事涉私治罪詔以端脩別出情見不當

與司直溫敦按帶各削一官解職久之爲節度副使卒
官端脩終以直道不振於時自守愈篤妻死不復更娶
獨居二十年士論高之汝州司候游彥哲將之官問爲
政端脩曰爲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彥哲不達端脩曰
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爲政之術盡於此矣

完顏闔山蓋州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累調觀察判官
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授都轉運都勾判官改河東
南路轉運都勾判官南京警巡使丁母憂起復南京按
察判官累遷沁南軍節度使入爲工部尚書貞祐三年
知京兆府事充行省參議官四年知鳳翔府事興定元

年冬詔陝西行省伐宋閭山權元帥右都監參議諸軍事宋兵千餘人伏吳寨谷間山率騎兵掩擊敗之追襲十五里殺三百餘獲牛羊以千計改知平涼府敗宋人于步落堦遷官一階三年召爲吏部尚書廷議選戶部官往往舉聚斂苛刻以應詔閭山曰民勞至矣復用此輩將何以堪識者稱之三年朝廷以晉安行元帥府陀滿胡土門暴刻以閭山代之是歲十月卒

路鐸字宣叔伯達子也明昌三年爲左三部司正上書言事召見便殿遷右拾遺明年盧溝河決鐸請自玄同口以下丁村以上無修舊堤縱使分流以殺減水勢詔

工部尚書胥持國與鐸同檢視章宗將幸景明宮是歲
民饑不可行御史中丞董師中上書諫鐸與左補闕許
安仁繼之賜對御閣詔尚書省曰朕不禁暑熱欲往山
後今臺諫言民間多闕食朕初不盡知旣已知之其忍
自奉以重困民哉乃罷行尚書左丞完顏守貞每論政
事守正不移與同列不合罷知東平府事臺諫因而擠
之鐸上書論守貞賢可復用其言大切召對于崇政殿
旣而章宗以鐸書語大臣於是尚書右丞烏林答愿參
知政事夾谷衡胥持國奏路鐸以梁冀比右丞相所言
狂妄不稱諫職右丞相夾谷清臣也上曰周昌以桀紂

比漢高祖高祖不以爲忤路鐸以梁冀比丞相耳頃之
守貞入爲平章政事五年復與禮部尚書張暉御史中
丞董師中右諫議大夫賈守謙翰林脩撰完顏撒刺諫
幸景明宮語多激切章宗不能堪遣近侍局直長李仁
愿召凡諫北幸者詣尚書省詔曰卿等諫北幸甚善但
其間頗失君臣之體耳是歲郝忠愈獄起事密諫官不
能察其詳議者頗謂事涉鎬王永中思有以寬解上意
右諫議大夫賈守謙上封事鐸繼之尤切直上優容之
謂鐸曰汝言諸王皆有覬心游其門者不無橫議是何
言也但朕不罪諫官耳頃之尚書省奏擬鐸同知河北

西路轉運使事詔再任右拾遺謂宰相曰鐸敢言但識
短耳朕嘗詰責而氣不沮鐸因召對論宰相權太重上
曰凡事由朕宰相安得權重旣而復奏曰乞陛下勿泄
此言泄則臣蠹粉矣上曰宰相安能蠹粉人至是章宗
竝以此言告宰相雖留再任宰相愈銜之改右補闕自
完顏守貞再入相以政事爲己任胥持國方幸尤忌守
貞并忌鐸輩鐸輩雖嘗爲守貞論辨而不相附鐸論邊
防守貞以爲掇拾唐人餘論皆不行及守貞持鎬王永
中事久不決鐸等亦上言切諫竝指以爲黨上乃出守
貞知濟南府凡曾薦守貞者皆黜降謂宰臣曰董師中

謂臺省無守貞不可治路鐸李敬義皆稱舉之者然三人者後俱可用今姑出之上復曰路鐸敢言甚有時名一旦外補人將謂朕不能容直臣可選敢言及才識處鐸右者參知政事馬琪奏曰鐸雖知無不言然亦多不當理上曰諫官非但取敢言亦須間有出朕意表者乃有裨益耳於是吏部尚書董師中出爲陝西路轉運使鐸爲南京留守判官戶部郎中李敬義方使高麗還卽出爲安化軍節度副使詔曰卿等昨來交薦守貞公正可用今坐所舉失實耳承安二年召爲翰林修撰同看讀陳言文字上召禮部尚書張暉大理卿麻安上及

鐸問趙晏所言十事因問董師中張萬公優劣鐸奏師
中附胥持國以進趙樞張復亨張嘉貞皆出持國門下
嘉貞復趨走襄之門持國不可復用若再相必亂綱紀
上曰朕豈復相此人但遷官二階使致仕何爲不可持
國黨聞之怒愈甚改監察御史參知政事楊伯通引用
鄉人李浩鐸劾奏伯通以公器結私恩左司郎中賈益
知除武郁承望風旨不詳檢起復條例涉妄冒大夫張
暉抑之不行上命同知大興府事賈鉉詰問張暉伯通
待罪于家賈鉉奏近詔書詰問御史大夫張暉暉言路
鐸嘗稟會楊伯通私用鄉人李浩暉以爲彈紬大臣須

有阿曲實迹恐所劾不當臺綱愈壞令再體察賈益言除授皆宰執公議奏稟不見伯通私任形迹於是詔責鐸言事輕率慰諭伯通治事如故頃之遷侍御史主奏事監察御史姬端脩以言事下吏使御史臺令史郭公仲達意于大夫張暉及鐸暉與鐸奏事殿上上問姬端脩彈事嘗申臺官否對曰嘗來面議端脩款伏乃云祇曾與侍御私議大夫不知也旣而端脩杖七十收贖公仲杖七十替罰暉鐸坐奏事不實暉追一官鐸兩官皆解職頃之起爲秦定軍節度副使上謂宰臣曰凡言事者議及朕躬亦無妨語涉宰相間有憎嫌何以得進詔

左司計鐸資考至正五品卽除東平府治中未幾景州
闕刺史尚書省已奏郭岐爲之詔特改鐸爲景州刺史
仍勿送審官院鐸述十二訓以教民詔曰路鐸十二訓
皆勸人爲善遍諭州郡使知之遷陝西路按察副使坐
以糾彈之官與京兆府治中蒲察張鐵總管判官辛孝
儉推官愛刺宴飲奪一官解職泰和六年召爲翰林侍
制兼知登聞鼓院累除孟州防禦使貞祐初城破投沁
水死鐸剛正歷官臺諫有直臣之風爲文尚奇詩篇溫
潤精緻號虛舟居士集云

完顏伯嘉字輔之北京路訛魯古必刺猛安人明昌二

年進士調中都左警巡判官孝懿皇后妹晉國夫人家
奴買漆不酬直伯嘉鈞致晉國用事奴數人繫獄晉國
白章宗章宗曰姨酬其價則奴釋矣由是豪右屏迹改
寶坻丞補尚書省令史除太學助教監察御史劾奏平
章政事僕散揆或曰與宰相有隙奈何伯嘉曰職分如
此遷平涼治中累官莒州刺史讞屬縣盜伯嘉曰飢寒
爲盜得錢二千經月不使一錢云何此必官兵捕他盜
不獲誣以準罪耳詰之果然詔與按察官俱推排物力
召見于香閣大安中三遷同知西京留守權本路安撫
使貞祐初遷順義軍節度使居父母喪卒哭起復震武